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2588
8-4

荀子卷第八

○此卷各
本皆無注

君道篇第十二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亾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亾。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徧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執。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

大正九年三月三日
磯貝靜昇

而急得其執，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

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爲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鉤者，所以爲公也。上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以爲平也。上好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斗斛敦槩者，所以爲噴也。○斗元刻作勝案三輔黃圖御宿園出栗十五枚一勝大梨如五勝勝與升通用敦槩卽準槩噴情也易繫辭傳見天下之噴京房作噴太元噴初一測黃純于潛化在噴也皆訓情此上好當作情實解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鄙。

○宋本世德堂本皆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故械無鄙字今從元刻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官人守數君子養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綦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如是則雖在小民不待合符節別契券而信不待探籌投鉤而公不待衡石稱縣而平不待斗斛敦槩而噴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勞而事治政令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而勸上之事元刻作勤上之事故藉斂忘費事業忘勞寇難忘死城郭不

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敵國不待服而誥。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至平。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旣來。此之謂也。

請問爲人君。曰。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請問爲人臣。曰。以禮待君。忠順而不懈。請問爲人父。曰。寬惠而有禮。請問爲人子。曰。敬愛而致文。○元刻請問爲人兄。曰。慈愛而見友。請問爲人弟。曰。敬謹而不苟。○不悖請問爲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臨而有辨。請問爲人妻。曰。夫人有禮則柔。從聽侍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竦也。此道也。偏立而亂。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請問兼能之柰何。

曰。審之禮也。古者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渢於天下。動無不當也。故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鞶。○恭而不難。也。說文鞶以韋束也。此亦所謂恭而不過於拘束也。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竝遇變應而不窮。審之禮也。○變應宋本作變態。故君子之於禮。敬而安之。其於事也。徑而不失。其於人也。寡怨寬裕而無阿。其所爲身也。謹脩飾而不危。○脩飾元刻與飭。勑古皆通用。勑音齋。案飭案飭然漢已來亦卽作勑字用。其應變故也。齊給便捷而不惑。其於天地萬物也。不務說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其於百官之事。技藝之人也。不與之爭能而致善。用其功。其待士也。忠順而不懈。○待俗間其使下本作待。

也。均偏而不偏其交游也。緣義而有類。類而有義。○元刻作緣其居鄉里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必有名。達則必有功。仁厚兼覆天下。而不閔。明達用天地。地理萬變。而不疑。○元刻作理萬物變而不疑。○元刻作理萬血氣和平。志意廣大。行義塞於天地之間。仁知之極也。夫是之謂聖人審之禮也。

請問爲國。曰。聞脩身未嘗聞爲國也。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案帝範注引君者儀也下有民者景也句又君者槃也下有民者水也句無君者孟也二句君射則臣決。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故曰。聞脩身未嘗聞爲國也。

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已。不可得也。民之不親不愛。而求其爲己用爲己死。不可得也。民不爲己用。不爲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削。不滅亾。不可得也。危削滅亾之情。舉積此矣。而求安樂。是狂生者也。○元刻作是聞狂生者。不胥時而落。○胥也故人主欲彊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欲脩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彼或蓄積而得之者。不世絕。彼其人者。生乎今。

之世而志乎古之道。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于，是獨好之。以天下之民莫欲之也。然而于，是獨爲之。好之者貧爲之者窮然而于，是獨猶將爲之也。不爲少頃輟焉。曉然獨明於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白黑是其人者也。大用之則天下爲一。諸侯爲臣。小用之則威行鄰敵。縱不能用使無去其疆域。則國終身無故。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土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亾。詩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介人詩攷與元刻同宋本作介

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羣也。能羣也者。

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設人者也。善藩飾人者也。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者人榮之。四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羣。不能生養人者人不親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顯設人者人不樂也。不能藩飾人者人不榮也。四統者亾而天下去之。夫是之謂匹夫。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亾則國亾。省工賈。眾農夫。禁盜賊。除姦邪。是所以生養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職。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也。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

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上賢使之爲三公。次賢使之爲諸侯。下賢使之爲士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脩冠弁衣裳。黼黻文章。琢磨刻鏤。皆有等差。是所以藩飾之也。故由天子至於庶人也。莫不騁其能。得其志。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衣煖而食充。居安而游樂。事時制明。而用足。是又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章。重味而成珍備。是所衍也。○衍俗間聖王財衍以明辨
異○財衍元刻作則術本作術上以飾賢良。而明貴賤。下以飾長幼。而明親疏。上在王公之朝。下在百姓之家。天下曉然皆知其非。以爲異也。將以明分達治。而保萬世也。故天

子諸侯無靡費之用。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眾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其能以稱義徧矣。故曰。治則衍及百姓。亂則不足及王公。此之謂也。

至道大形。隆禮至法。則國有常。尚賢使能。則民知方。纂論公察。則民不疑。賞克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人習其事。而固。

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故職分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脩已而後敢安。正誠能而後敢受職。百姓易俗小人變心姦怪之屬莫不反怒夫是之謂政教之極。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脾之從心。○四脶宋本作四支夫是之謂大形。詩曰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

爲人主者莫不欲彊而惡弱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是禹桀之所同也。要此三欲辟此三惡果何道而

便。曰。枉慎取相道莫徑是矣。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寶也。而王霸之佐也不急得不知。得而不用不仁無其人而幸有其功。愚莫大焉。今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雖欲成功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景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聲也。公正之士。眾人之瘞也。循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循作脩。今使汙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景之直也。亂莫大焉。故

古之人爲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之道。參_正之以禮。用_人之法。禁_正之以等。行義動靜。度_之以禮。知慮取舍。稽_之以成。日月積久。校_之以功。故卑不得以臨_尊。輕不得以縣_重。愚不得以謀。知是以萬舉不過也。故校_之以禮。而觀其能安_敬也。與_之舉錯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_之安燕_而觀其能無流慆_也。○流慆、疑卽流淫、元刻作陷、無流字、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無離守也。彼誠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白黑然可詘邪哉。故伯樂不可欺以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王之道也。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

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得善馭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凡_下善馭下俗間本有字及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民。調壹上下。將內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不能制也。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則獨不若是其公也。案唯便嬖親比已者之用。也豈不過甚矣哉。故有社稷者。莫不欲彊。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

欲存俄則亡矣。古有萬國今有數十焉。是無它故。莫不失之。是也。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曰。本不利於所私也。彼不能而使之。則是主閭也。臣不能而誣能。則是臣詐也。主閭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俱害之道也。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嬖也。倜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豈私之也哉。以爲親邪。則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以爲故邪。則未嘗相識也。以爲好麗邪。則夫人行年七十有二。齰然而齒墮矣。齰同韓詩外傳與作齰。然而用之者。夫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以惠天

下。而不可以獨也。非于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是子而用之。兩是子宋本俱作子是。於是乎貴道果立。貴名果明。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爲天下之顯諸侯。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憐。能愛其所愛。闔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

牆之外。目不見也。耳不聞也。而人主之守司。遠者天下。近者境內。不可不略知也。天下之變境內之事。有弛易齲差者矣。而人主無由知之。則是拘脅

蔽塞之端也。耳目之明。如是其狹也。人主之守司。如是其廣也。其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然則人主將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眾之門戶。牖嚮也。不可不早具也。○嚮與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其知惠足使規物。○惠作慧。古通用。宋本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人主不能不有遊觀安燕之時。則不得不有疾病物故之變焉。如是國者。事物之至也。如泉原。一物不應亂之端也。故曰。人主不可以獨也。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

者。然後可。其德音足以填撫百姓。○填。卽鎮。字。其元刻作鎮。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四鄰諸侯之相與。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親也。故人主必將有足使喻志。決疑於遠方者。然後可。其辯說足以解煩。其知慮足以決疑。其齊斷足以距難。不還秩不反君。然而應薄扞患。足以持社稷。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故人主無便嬖左右足信者。謂之闇。無卿相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所使於四鄰諸侯者。非其人。謂之孤。孤獨而晦。謂之危。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材人。謂王者因人之材而使之器也。愿慤拘錄。計數纖嗇。而無敢遺喪。是官人使吏之材也。脩飭端正。○元刻脩飭作修飾。元刻脩飭作脩飭。不敢損益。法敬分。而無傾側之心。守職循業。○元刻循作脩。不敢損益。可傳世也。而不可使侵奪。是士大夫官師之材也。知隆禮義之爲尊君也。知好士之爲美名也。知愛民之爲安國也。知有常法之爲一俗也。知尚賢使能之爲長功也。知務本禁末之爲多材也。知無與下爭小利之爲便於事也。知明制度權物。稱用之爲不泥也。是卿相輔佐之材也。未及君道也。能論官此三材者。而無失其次。是謂人主之道也。若是則身佚而國治。功

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是人主之要守也。人主不能諭。此三材者。不知道。此道安值。將卑歛出勞併耳目之樂。而親自貫目。而治詳。一內而曲辨之慮。與臣下爭小察。而綦偏能。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是所謂視乎不可見。聽乎不可聞。爲乎不可成。此之謂也。○不知道此下三十二字。元刻無。

荀子卷第八

荀子卷第九

臣道篇第十三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人臣之論。論人臣之善惡。有憲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者。解竝下云。上云。下云。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侯不信。然而巧敵佞說。音悅。或作悅。善取寵乎。上是憲臣者也。以佞媚爲容態。上云。下云。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譽乎民。不卹公道通義。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爲務。是篡臣者也。環主。環繞其主。不使賢臣得用。圖謀也。篡臣者。篡奪君政也。內足使以一民。外足使以距難。民親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愛百姓。而不

卷。是功臣者也。民親士信然後立功也。兩以字元刻無宋本有。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政令教化刑下如影刑制也言施政下如影之隨形動而輒隨不使違越應卒遇變齊給如響齊疾也給供給也應事而至謂之給夫卒變人也○刑元刻作形注同今從宋本也。○刑制也言施政所遲疑今聖臣應之疾速如響之應聲卒蒼忽反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者也。應卒遇變之意無方無常也推其比類接其聲譽言見其本而知其未也待之無常謂不滯於隅也委曲皆成制度法象言物至而應無非由法不苟而行之也聖者無所不通之謂也。故極言功臣用則必榮聖臣用則必尊故齊之蘇秦之也。

王用功臣者彊用篡臣者危用態臣者亾。態臣用則必死篡臣用則必危此言態臣甚於篡臣者蓋當時多用佞媚變詐之人深欲戒之。

故極言功臣用則必榮聖臣用則必尊故齊之蘇秦

蘇秦初相趙後仕燕終楚襄王佞臣也戰死於齊故曰齊之蘇秦楚之州侯。楚襄王佞臣也戰曰君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不知穰侯方受令乎秦王填塞之內而投已乎塞之外韓子曰州侯相荆貴而荆王疑之因問左右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秦之張儀可謂態臣者也皆變態佞媚之臣儀或作祿。

去疾蓋張良之祖漢書良其先韓人大夫開地相韓事韓戰國策韓有張翠納賂於宣太后○韓昭侯至五世襄俗本皆脫去宋本元刻竝有之唯少襄哀王三字今并攷良傳補正趙之奉陽後語蘇秦說趙肅侯肅侯之後宣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五世秦乃去之又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盧藏用云奉陽君名成又案後語奉陽君卒蘇秦乃從燕而來說肅侯合從之事而公子成武靈王時猶不棄胡服即公

子成非奉齊之孟嘗可謂篡臣也。史記曰：齊閔王既陽君也。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其伐破齊後，齊襄王立孟嘗中立爲諸侯，無所屬。襄王新立，畏孟嘗而與連和，是篡臣也。○欲盡滅孟嘗，史記作欲去孟嘗君，齊之管仲、晉之咎犯、咎與舅同，晉文公之舅狐偃犯其字也、楚之孫叔敖可謂功臣矣。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聖臣矣。是人臣之論也。

吉凶賢不肖之極也。

國之吉凶，人君賢不肖極於論臣也。

必謹志之而

利君謂之忠。

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

不卽君之榮辱

從命而利君謂之順。

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

逆命而

利君謂之順。

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

不卽君之榮辱

用臣也。

以稽考用臣也。

不卽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謂之國賊。養交謂養其與君交接之人，不忤犯使怒也。或曰：養其外交，若蘇秦張儀孟嘗君所至爲相也。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之懼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本作父子，宋元刻本作父兄。兄弟見平原君傳，今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比合也。知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彊君，擣其亮切，擣與矯同，屈也。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事原君傳，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抗拒也，戰

功曰伐、左傳郤至驟稱其伐拂、讀爲弼、弼所以輔正弓弩者也、或讀爲拂、違君之意也、謂若信陵君違魏王之命、竊其兵符、殺晉鄙、反軍不救趙之事、遂破秦而存趙、夫輔車相依、今趙存則魏安、故曰安國之危、除君之辱也、注或讀爲拂、舊本拂作佛、訛案說文、拂、違也、今改正故諫爭輔拂之人。

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所尊厚也。而闇主惑君以爲已賊也。主惑二字、疑衍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罰也。闇君之所賞、明君之所殺也。伊尹箕子可謂諫矣。伊尹諫太甲、箕子諫紂比干子胥可謂爭矣。平原君之於趙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可謂拂矣。於趙於魏下俗本竝有也宋本元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故正義之臣設刻皆無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故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頗設謂置於列位、頗邪也、諫爭輔拂之人信則君過

不遠信謂見信於君、或曰、信讀爲伸、謂道行也爪牙之士施則仇讎不作。爪牙之士、勇力之臣也、施謂展其材也邊境之臣處則疆垂不喪。垂與也、施謂展其材也故明主好同而闇主好獨、獨謂自任其智明主尚賢使能而饗其盛。盛謂大業、言饗其臣之功業也闇主好賢畏能而滅其功、滅沒罰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所以滅也。

事聖君者有聽從無諫爭。聖君事中君者有諫爭無失事中君者有補削無諂諛。中君可上可下、若齊桓公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擣拂。補謂彌縫其闕削謂除去其惡、言不敢顯諫、闇害使君有殺賢之名、故不爲也、拂讀爲弼、前注是也、此音佛誤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遲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

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爲成俗。謂危行言遜爲成俗言如此而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不變若舊俗然也。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此之謂也。逸詩

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不敢有以私決擇也。敏謂承命敢更私自決斷選擇也。○不不敢有以私取與也。以敢有下元刻無以字下句同。不句同。不以私取與也。以順上爲志是事聖君之義也。但稟命而已忠信而不諛諫。不流彊哉。擣剛折剛直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面折也。端志不邪曲也。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義也。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雖調和不流彌雖柔從而不屈曲。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雖寬容而不與爲亂也。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

曉然明喻之貌至道無爲不爭之道。以至道而能化則暴君不能加怒無不調和。言皆不違拂也。易時關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關當爲開傳寫誤耳。和事之則能化易其暴戾之性。時以善道開納之也。或曰以道關通於君之心中也。若馭樸馬縱緩之事。暴君之難故重明之也。若養赤子。赤子嬰有所知必在順通。內與納同。言既以冲樸馬未調習之馬不可遽牽制。必內與納同。言既以冲樸馬未調習之馬不可遽牽制。必內與納同。言既以冲其性不驚懼也。莊子曰人惑則死。使飢渴於至道如餒人之欲食或曰餒人併與之食則必死。今以善道節量與之。不使狂惑也。莊子曰人惑則死。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懼則思德故因使其改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辨其致憂之。除其怨。怨惡之人因君怒除去之也。曲得所謂焉。殊委曲皆得所謂所謂卽化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易君性也。

明爲下則遜此之謂也。

書伊訓也。案此逸書也。

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不順上意也。疾速慢也。疾而不順者不敬者也。敬而不順者不忠者也。忠而不順者無功者也。有功而不順者無德者也。故無德之爲道也。傷疾墮功滅苦故君子不爲也。傷疾墮功滅苦未或爲違○故無

德元刻作故德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復君而化之大忠也。復報也。以德行之事報白於君使自化於善周禮宰夫掌諸臣之復萬民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謂匡救其惡也。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使君有害賢之不卹君之榮辱不卹國名故爲下忠也。

此云紂未知孰是

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若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矣。若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矣。若曹觸龍之於紂者可謂國賊矣。說苑曰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其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正此云紂未

詩小雅小旻之篇、暴虎徒摶、渾河徒涉、人知其二莫知其它、言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於害而不知小人爲害有甚於此也。故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質也。其敬雖異、至於害則凡所接物皆然、言嘉善而矜不能不以人之不肖逆詐待之、而欲傷害之也。質體也。忠信以爲質、端慤以爲統。統綱紀也、言己端慤自處、而待物者也。禮義以爲文用爲文飾、倫類以爲理。倫人倫類物之種類、言推端而言膾、而動、而一可以爲法則。近以知遠、以正爲條理也。言一動一息之間、皆可以爲法則也。膖與勸學篇、蟄同、端微言爲法則也、膖人尤反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此之

謂也。詩大雅抑之篇、言不僭差賊害則少、不爲人法則矣。恭敬禮也、調和樂也。調和不爭競也、謹慎利也、鬪怒害也。故君子安禮樂、利謹慎、而無鬪怒是以百舉不過也。小人反是。

通忠之順。忠有所雍塞、故通之。權險之平、事使至於平也、或曰、權變也、既不可扶持、則變其危險、使治平也。禍亂之從聲。君雖禍亂之三者、非明主莫之能知也。闇君不知所以殺害之、忠賢而身死國亡也、爭而歸於至忠至公。信陵君諫魏王、請救趙、奪然後義、遂矯君命、破秦而魏國以安、故似之。

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奪者不義之名。殺者不
貞也。而湯武惡桀紂之亂。天下而奪之是義也。不忍
奪生之涂炭而殺之。是仁也。雖上下易位而使賢愚
當分歸於正。功參天地。澤被生民。夫是之謂權險之
道。是貞也。

平湯武是也。過而通情。和而無經。經常也。但和順。不
卽是非。不論曲直。偷合苟容。迷亂狂生。迷亂其君。夫
是之謂禍亂之從聲。飛廉惡來。是也。傳曰。斬而齊枉。
而順不同而壹。此言反經合道。如信陵湯武者也。所
順也。所以不同。取其一也。初詩曰。受小球大玉。爲下
雖似乖戾。然終歸於理者也。詩商頌長發之篇。球玉也。鄭玄云。
國綴旒。此之謂也。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言湯既
爲天所命。則受小玉。謂尺二寸圭也。受大玉。謂珽也。
長三尺。執圭搢珽。以與諸侯會同。綽定其心。如旌旗

之旒。繆著焉。引此以明湯武取天下。權險之平。爲救下國者也。

致士篇第十四

明致士之義

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衡平也。謂不偏聽也。
不雍蔽也。重明謂既明又使明也。書曰。德明朋黨比。
惟明能顯幽。則重明矣。能退姦。則良進矣。

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累之譖。君子不用。賊害人。
加累。以罪惡。入也。隱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隱亦蔽也。忌
加累誣入也。隱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許。行賂請謁者也。凡流言流說。
事流謀。流譽流懇。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流者。根源之。
謂想譖也。不官謂無主首也。聞聽而明譽之。君子聞
衡讀爲橫。橫至。橫逆而至也。聞聽而明譽之。聽流言
流說。則明白稱譽。謂顯露其事。不爲定其當而當然。
隱蔽。如此則姦人不敢獻其謀也。

後土其刑賞而還與之。土當爲事行也。言定其當否之也。謂其言當於善則事之以賞。如是則姦言姦說當於惡則事之以刑。當下浪反。姦事姦謀。姦譽姦憇。莫之試也。忠言忠說。忠事忠謀。忠譽忠憇。莫不明通。方起以尚盡矣。明通謂明白通起尚與上同。上盡夫是之謂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謂盡忠於上也。別爲一條。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脩。義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挾讀爲浹。能以禮白天下皆願從之也。○貴名白詩曰惠此中國以綏王制篇作名聲曰聞此恐有訛。

四方此之謂也。詩大雅民勞之篇。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引此以明自近及遠也。川淵者龍魚之居也。山林者鳥獸之居也。國家者士民之居也。川淵枯則龍魚去之。山林險則鳥獸去之。國家失政則士民去之。無土則人不安居。無人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無君子則道不舉。故土之與人也。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作也。本務也。君子也者。道法之摠要也。不可少頃曠也。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得之則安。失之則危。得之則存。失之則亾。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前王制篇亦有此。

數語、或是
脫簡於彼

得眾動天。人之所欲，天必從之。美意延年，美意樂意。
則延誠信如神。誠信則如神明。言物不能欺也。夸誕逐魂，逐魂逐去。
年也。誠信如神。誠信則如神明。言物不能欺也。夸誕逐魂，逐魂逐去。
喪精也。矜夸妄誕，作偽心勞，故喪其精魂也。猶其精魂，猶其精魂。
其精魂此四者皆言善惡之應也。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誠必用賢。
此句有誤當作。夫言而在乎不誠用賢。夫言賢不至也。口行相反而欲用賢者口也。却賢者行也。無善行則口行相反而欲用賢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不亦難乎。夫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
南方人照
蟬取而食之。禮記有蜩范是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若若
蟬之歸明火也。

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
多容廣納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
政崇高在輔以中和。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察斷丁亂反。三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
夫不教而殺謂之虐。故爲政之始寬裕多容。三年政成然後進退用其終爲始。則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亂所誅賞也。用其終爲始。則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亂所誅賞也。用其終爲始。則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亂所誅賞也。先賞罰後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女惟以自作也。
先賞罰後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女惟德化則亂。書康誥言雖義刑義殺亦勿程者。物之準也。
程者度量也。禮者節之準也。節謂君臣之差等也。程以立數。禮以定倫。
言有程則可以立一二之數。有禮則可以定君臣父子之倫也。嘉善謝氏

德以敘位能以授官。度其德以序上下之位考其能比也。典禮之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節奏謂禮節奏陵比也。亦嚴峻之義。生民謂以德教生養民也。言人君自守禮之節奏則欲嚴峻不弛慢養民則欲寬容不迫切之也。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節奏雖峻亦有文飾不至於刻急。上文下安功名之極也不可以加矣。

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猶尊也。而治一二而亂自古及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

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術法也。言有四德則可以豫。音尊嚴而惲可以爲師。耆艾而信可以爲師。口艾六十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爲師。誦謂誦經說謂解曰。孝誦說謂守其誦說不

自陵突觸犯知微而論可以爲師。知精微之理而能言行其所學。知微而論可以爲師。講論論虛困反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水深則回。回流旋也。水流也。多旋樹落糞本。謂木葉落糞其根也。○宋本作水弟子通利則思師。思其厚於己也。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此言爲善則物必報之也。

賞不欲僭刑不欲濫。賞僭則利及小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此數語全本左傳考荀卿以左氏春秋授張蒼蒼授賈誼荀子固傳左氏者之祖師也。

荀子卷第十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議兵篇第十五

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臨武君蓋楚將，未知姓名。戰國策曰：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春申君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可乎？春申君曰：可。魏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更羸曰：臣能爲王引弓虛發而下鳥。有間，鳴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王曰：射之精，乃至於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者，其故創痛也；其鳴悲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去，聞弦音烈而高飛，故墮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以爲距秦之將。趙孝成王、晉大夫趙夙之後，簡子十世孫，或曰劉向、敘云、孫卿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前臨武君，卽孫臏也。今案史記年表齊宣王二年，孫臏爲軍師，則敗。

魏於馬陵至趙孝成王元年已七十餘年年代相遠
疑臨武君非此孫臞也○案楊氏改書名作荀卿子
而此篇正文仍作孫卿子依漢以來相傳之舊也本
篇內微子開封於宋注甚明注更羸楚策作更羸又
其故創痛也策無其字此注脫故字今增又
故創未息作故創痛未息今從策刪痛字王曰請
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若順太歲及下得地
利若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之比也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
兵之要術也孫卿子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
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
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
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
在乎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執利

也乘執所行者變詐也○奇計○所行新善用兵者感
爭利所行者變詐也序三作所上新善用兵者感
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感忽悠闇皆謂倏忽之間也
辨之貌莫知所從出謂若九天之上九地之下使敵
人不測魯連子曰弃忿忽之恥立累世之功也○案
齊策載魯連與燕將書云除忿忿之恥而立累世之
功彼上文云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則下句不
當又云感忿此引作感忽是也新序又作奄忽義亦同注立字舊脫今補孫吳用之無敵
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孫謂吳王闔閭將孫武孫卿
子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帝王者之
志意如此君之所貴權謀執利也所行攻奪變詐也諸侯之
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
者也路暴露也亶讀爲袒露袒謂君臣上下之間滑
上下不相覆蓋新序作落單

然有離德者也。滑亂也。音骨言彼可欺詐者皆如此之國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撓攬也。以指撓沸言必爛也。新序作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說仁人上下相愛之意。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脣之扞頭目而覆胃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擊之豈手脣有不救也。且仁人之用。先驚而後擊之則將有百里之聽。聽猶耳目也。言遠人自爲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其耳目或謂間諜者。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耳目明而警戒相傳以和無二心也。云傳或爲博博

衆也而六如一也。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言和衆如一也。卒卒伍行列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斲。兌則言動皆有備也。延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兌猶聚也。與隊同謂聚之則若莫邪之利鋒也。延新序作鋸韓詩外傳三作延居、又兌作銳居案延讀延袤之延東西曰延、嬰今擣字謂橫布則其鋒長擣之者皆斲也。兌讀爲銳謂直擣則其鋒利遇之者潰也。外傳兩居字與下文圓居一例可知圓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注未是矣。圓居方止謂不動時也。則如大石之不可移動也。案方止各本作方正今從新序案外傳作方居。案如禾實垂下然墮丁果反隴種遺失貌如隴之種物然或曰卽龍鍾也東籠與凍灑同沾溼貌如衣服之沾溼然新序作隴種而退無鹿墮字。垂下之貌舊脫垂字今補案說文禾實垂下謂之瑞丁果切楊意

垂讀爲瑞故音義皆與之同也又卽龍鍾也舊脫龍字龍鍾乃當時常語今補又案方言瀧涿謂之瀧瀧廣韻凍瀧瀧瀧瀧也故楊云凍瀧沾溼貌舊誤作凍隴今改正沾亦霑之誤字也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如愚灼黥若仇讐人之情雖桀跖豈又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豈又新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不可得詐襲也故仁人用國日明日蓋明察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者凶謀慮與之爲敵者土地必見侵削反謂不服從地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殷詩

頌武王湯也發讀爲施虔敬遏止也湯建施興師本由仁義雖用武持鉞而猶以敬爲先故得如火之盛無能止之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設謂制置道謂論說教令也行動用也孫卿子曰凡在大王將率未事也臣請遂道王者諸侯彊弱存亡之效安危之埶率與帥同所類反道說也效驗也孝成王見術荀卿欲陳王道因不答其問故言凡在大王之所務將帥乃其未事耳所急教化也遂廣說湯武五霸及戰國諸侯之事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強亂者弱是強弱之本也上足叩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叩則下不可用也印古仰字不印不足印也下託上曰印亥向反能教且化長養之是足印○以注觀之正

文當本是上，下可用則強，下不可用則弱。是強弱之常也。隆禮效功上也。重祿貴節次也。上功賤節下也。是強弱之凡也。效驗也。功戰功也。效功謂不使賞僭義也。君能隆禮驗功則強。上戰功輕忠義則弱。大凡如此也。好士者強，不好士者弱。土賢愛民者強，不愛民者弱。政令信者強，政令不信者弱。信謂使下可信。民齊者強，不齊者弱。齊謂同久賞重者強，弱謂當罪使民可畏則強。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強，弱當罪則人侮慢故弱也。刑威者強，刑侮者弱。刑當爲功，功精好加功者也。器械牢固，便利於用則強也。○攻與工功古多通用，攻治也。卽依本字，亦可械用兵革。窳懦不便利者弱。窳器病也。音庾。懦濫惡謂不堅固也。

重用兵者強，輕用兵者弱。重難用兵者強，權出一者強，權出二者弱。政多門是強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技材力以勇力擊斬敵者號爲技擊。孟康曰：兵家之技巧，其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鎰金，無本賞矣。八兩曰鎰，本受賞也。其技擊之術，斬得一首，則官賜鎰金贖之，斬首雖戰敗亦賞。不斬首雖勝亦不賞。是無本賞也。是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史記聶政謂嚴仲子曰：屠可以旦夕得甘脆以養親也。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易說卦曰：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若飛鳥言無馮依也。渙者離也。若無馮依而易也。今從元刻，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貨市傭而戰之幾矣。此與貨市中傭作之人而使之戰，相

去幾何也。○正文其去武卒，以度取之。武卒選擇
宋本作其出。今從元刻。謂取其長短材力中度者。謂荷戈也。
武勇之卒號爲武卒。度取之衣三屬之甲。如淳曰：上
謂取其長短材力中度者。謂荷戈也。
謂一經繖一凡三屬也。衣於氣反、屬之操十二石之弩。
欲反。○案考工記釋文屬之樹反。負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置戈於身之上謂荷戈也。
○元刻作負矢無服字與
漢書冠軸帶劍。軸與胄同。漢書作胄帶劍。顏真卿
同。嚴刑罰則人皆致死也。○陘陘俗本作狹陘。今從宋
方目反。○注不征眾罪字誤。疑作稅。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
利其田宅。復其兵不徭役也。利其田宅不征眾也。顏師古曰：利謂給其便利之處。中丁仲反復
不易周也。此中試者筋力數年而衰亦未可遽奪其優復使皆怨也。改造更選擇也。則又如前。
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優復既多則稅寡資用貧

故秦人其生民也。陘陘其使民也。酷烈。生民所生
國危。謂秦地險固也。酷烈嚴刑罰也。地險固則寇不能害。
嚴刑罰則人皆致死也。○陘陘俗本作狹陘。今從宋
本劫之以執。謂以威執劫。迫之使出戰。隱之以陘。謂隱蔽以陘。陘使敵不能害。鄭氏曰：秦地多陘藏。其民於陘中也。狃之以慶賞。狃與狃同串習也。戰隱其民於陘中也。狃之以慶賞。勝則與之賞慶。使習以爲常。狃。猶之以刑罰。猶藉也。不勝則以刑罰陵藉女九反。猶之以莊子風謂蛇曰：猶我亦勝。我音秋。或作蹠。七六反。○案猶亦音蹠。見疆國篇注。元刻七六作七由。非今從宋本。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鬪無由也。陘而用之。得而後功之。○守險阨而用之。既得勝。乃賞其功。功賞相長也。功之所以人自爲戰。而立功者眾也。功賞相長。獲得五。是最五甲首。而隸五家。有功而賞之。使相長。獲得五。是最爲眾。疆長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爲之

有根本、不邀一時之利、故能眾強長久也。不復其兵利其田宅、故多地也。以正言比齊魏之苟且爲正言秦亦非天幸、有術數然也。四世孝公、惠王、武王、昭王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以魏遇秦之物投石也、熬五刀反。○有遇之者二句似專言天下無有能敵仁義者。注惟云以魏遇秦殆以當時無湯武并無桓文故也。然無妨據理爲說。或云未二句當并從齊說下。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之道也。未有貴士安制綦節之理也。天求也、言秦魏雖足以相勝、皆求賞蹈利之兵與傭徒之人鬻賣其力作無異、未有愛貴其上、爲之致死、安於制度、自不踰越極於忠義心、不爲非之理者也。諸侯有能微妙

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微妙精盡也、節仁義也、作起也、殆危也、諸侯有能精盡仁義則能起而兼危此數國謂擒滅之舊本注作則能起而無危也兼此數國誤今据正文刪正故招近募選。隆執詐尙功利是漸之也。近當爲延傳謂引致之也募選謂以財召之而選擇可者此論齊之技擊也。隆執詐謂以威執變詐爲尙此論秦也。尙功利謂有功則利其田宅論魏也。漸進也、言漸進而近於法未爲理也。或曰漸浸漬也、謂其賞罰纔可漸染於外中心未服其心是齊故悅服漸子廉反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服人之術也。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猶齊之技擊不可。以詐遇齊辟之猶以錐刀墮太山也。辟音誓墮毀也許唯反以當魏之武卒也以詐遇齊人莫敢試。故王者之兵不試一舉而定。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揖指麾而彊暴之國莫不趨使。餘擴悍者皆

化而來臣役也。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普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以禮義教其武也。小謂未能大備。若五霸者也。治鄰敵言鄰敵受其治化耳。宋本故兵大齊。提行起今案連上文是或中間有注脫去耳。若夫招近募選。隆執詐尙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代存代凶。相爲雌雄耳矣。翕代若言代強。代弱也。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用詐力招勝。是盜賊之兵也。故齊之田單。楚之莊蹻。秦之衛鞅。燕之繆蟻。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也。田單齊襄王臣莊蹻者楚莊王苗裔。楚威王使爲將。將兵循江而上。略蜀黔中以西。蹻至滇池。方三百里。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眾至滇。變服從其俗焉。衛鞅秦孝公。

臣封爲商君者。是其巧拙強弱。則未有以相君也。若也。繆蟻未聞也。其道一也。雖術不同。皆出於變詐。故曰。其道一也。相君元刻作相若。注首有相若相似也。五字。今從宋本。未及和齊也。數子之術未能及於和齊人心也。掎契司詐權謀。傾覆未免盜兵也。撫也。司讀爲伺。詐欺誑也。皆謂掩襲之也。即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是皆和齊之兵也可謂入其域矣。入禮義教化之城。孟康曰。入王兵之域也。然而未有本統也。本統謂前行素脩。若湯武也。故可以霸。而不可以王。是強弱之效也。湯武王而桓文霸齊魏君曰。善。請問爲將。孫卿子曰。知莫大乎棄疑。謀是智之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事至無悔而止矣。

成不可必也。不可必、不得必謂成功、忘其警備、莊子曰聖人以必不必、故多功、眾人以不必必故无功也。○成不可必也五字乃起下之詞、注不得必三字宋本元刻皆無俗閒本有之、下引莊子語、舊本多訛今悉從元刻改正。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臧、欲周以固也、周密牢固則敵不能陵奪、徒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靜則安、重而不速而不失機權、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以參爲輕舉動則疾入之也、伍參猶錯雜也、使間諜或參之或伍之於敵之間、而盡知其事、韓子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也、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道、言也、夫是之謂六術、自制號政令已下有敵欲潛隱深謂使間諜觀六無欲將而惡廢、無急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也、

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強使入出戰而輕敵凡慮事欲孰而用財欲泰、孰謂精審泰謂不吝賞也夫是之謂五權、五者爲將之機權也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至謂一守而不變而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百官軍之百吏得序各當其任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苟徇上意故主不能喜不爲變詐故敵不能怒也夫是之謂至臣、爲臣之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謀慮必在事先重之以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言必無覆敗之禍也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

藏版

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不務越逐也。書曰、不愆于五步六步行如戰。有功如幸。不務
乃止齊焉。行如戰。有功如幸。不務
與不敬也。敬事無曠。敬吏無曠。敬眾無曠。敬敵無曠。
則敬無曠。與曠同。敬事無曠。敬吏無曠。敬眾無曠。敬敵無曠。
夫是之謂五無曠。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莫及
將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孫卿子曰。將死鼓。
死謂不棄之而奔逃也。左傳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御死讐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命故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令教令也。言使之不進而進。不殺老弱。不獮。猶令不退而退其罪同也。

禾稼。穀與踰者。不禽格者。不舍犇命者。不獲。服謂不戰而退者。不追禽之格。謂相距捍者。奔命。謂奔走來歸其命者。不獲之爲囚。凡誅非
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賊。則是亦賊也。扞其賊。謂爲賊之扞蔽也。以故順刀者生蘇刀者死。犇命者貢。順刀謂不戰。借之而走者蘇。讀爲傃。傃向也。微子開封於宋。紂之庶兄名啓。歸周後封於宋。此龍斷於軍。說苑曰。桀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詣訛不正。此云紂臣當是說苑誤。又戰國策。趙有左師觸龍。說太后。請長安君質秦。豈復與古人同。官名乎。○史記。趙世家。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言字當屬下讀。趙策誤作觸蠻。當以此注爲正。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歷而趨。

之。竭歷顛仆猶言匍匐也。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長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德義未加。所以敵人不服。故不上下相攻。擊也。且恐傷我之士卒也。喜則慶之。敵人上下相愛。悅則慶賀之。豈況侵伐乎。然不潛軍。不畱眾。不屠城。屠謂毀其城露於外也。師不越時。古者行役不踰時也。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東征西怨之比。臨武君曰善。

陳囂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陳囂荀卿弟子

言先生之議。常言兵以仁義爲本也。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爲愛人。則懼其殺傷。循理則不欲爭奪焉。冒抗兵相加乎。凡所爲有兵者爲爭奪也。非謂愛人循理。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所存止之處。畏之如神。若時所過往之國。無不從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是以堯伐驩兜。代亦誅也。書曰放驩兜于崇山也。舜伐有苗。命禹伐之。書曰。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之。禹伐其工。書曰。禹伐其工。未詳也。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四帝兩王。夏殷或稱王。或稱帝。曲禮曰。措之廟云禹伐其工。未詳也。立之主曰帝。蓋亦論夏殷也。至周自

文武爲兩王也。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誄風戶鳩之篇

李斯問孫卿子曰：李斯孫卿弟，後爲秦相。秦四世有勝，兵強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爲之也。以便從事而已。便其事而以執隱之以刑罰之比。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女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汝以不便也。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吾以大便也。彼仁義者，所以脩政者也。政脩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爲之死。故曰：凡在

於君。○舊本作三。凡在於君。軍今案當是君字。將率末事也。荀卿前對趙孝弟子所知，故引以答之也。秦四世有勝，謁謁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漢書謁作鰐。蘇林曰：讀如慎，而無禮則葸之葸，鰐貌也。先禮反。張晏曰：軋，踐轍也。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本統前行素脩，故湯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鳴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之也。皆前行素脩也。此所謂仁義之兵也。前行素脩謂前已行之。今女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所以亂也。本謂仁義未，謂變詐。世所以亂，亦由不求於本，而索於末。

如李斯之說也。

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

抱也。辨別也、撫要也、強國謂之強其國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元刻得作一史記禮書不。由所以隕社稷也。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由用也、道卽刑、皆不足恃也。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鞶如金石。嚴刑皆不用禮。雖堅甲鞶、皆不足恃也。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鞶如金石。鞶堅貌以鮫魚皮及犀兕爲甲。堅如金石之不可入。史記作堅如金石。鞶古治反。管子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脣二戟輕罪入蘭盾鞶革。宛鉅鐵鉗慘如蠭蠭。二戟犀兕堅如金石之狀也。宛地名屬南陽。徐廣曰大剛曰鉢鉗與鑑同。矛也。方言云自關而西謂之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鑑。言宛地出此剛鐵爲矛慘如蜂蠭。言其中入之慘毒也。鑑音啻。○案今方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鑑。言宛地出無下自關而西輕利剽遼卒如飄風。言楚人之趨捷也。謂之矛七字。輕利剽遼卒如飄風。言楚人之趨捷也。剽亦輕也、匹妙反。

或當爲嫖姚之嫖嫖然。然而兵殆於垂沙。唐蔑死。殆謂驥勇也。邀與速同。然而兵殆於垂沙。唐蔑死。危亡也。垂沙地名未詳所在。漢地理志沛郡有垂鄉。豈垂沙乎。史記楚懷王二十八年秦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昧。取我垂丘而去昧與楚同。垂沙史記作垂涉。莊蹻起楚分而爲三四。司馬貞史記索隱曰莊蹻楚將言其起爲亂後楚遂分爲四。韓子曰楚王欲伐越莊子曰臣患目能見百步而不見其睫。王之兵敗於齊晉。莊蹻爲盜境內。吏不能禁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蹻初爲盜後爲楚將是豈無堅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穎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鄧林北界鄧地之山林緣然而秦師至而鄖郢舉。若振槁然舉謂舉而取之鄖郢楚都振擊也。槁是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剗

比干囚箕子爲炮烙刑列女傳曰、炮烙爲膏銅柱、加火中紂與妲己大笑、格古責反、炮烙之刑、古書亦作炮格之刑、格讀如皮格之格、古閼格一也、史記索隱、鄒誕生音閼、此注云、格古責反可證、楊時本尚作格也。殺戮無時。臣下惶然莫必其命懷然悚栗之貌、莫謂必全其命也。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矣。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誣試用也、謂服也。城郭不辨辨治也。溝池不捐捐掘字、史記作城郭不集、溝池不掘、文子曰、無伐樹木、無鉛墳墓、鉛亦音掘、或曰、捐當作扣、篆文扣字與捐字相近、遂誤耳。○案甘聲之捐不當爲古掘字。注前說非後一說當作扣是也、正論篇太古薄葬、故不扣、亂今厚葬飾棺、故扣也、又列子說符篇俄而扣其谷、呂覽節喪篇葬淺則狐狸扣之皆作扣字、知

此字誤、固塞不樹機變不張、固塞謂使邊境險固、若今反機變謂器械、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明內者無它變動攻敵也、然不畏外而固也、內當爲固、史記作晏明道而分鈞之、史記外故焉、然不畏外而固也、分時使而誠愛之下之和上也、如影嚮和胡有不由令者、然後誅之以刑、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郵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罰省而威流郵怨也、流行也、言通流無它故焉、由其道故也、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殺一人謂殛鯀于羽山刑二人謂流其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子傳曰、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謂厲抗舉使人畏之

凡人之動也爲賞慶爲之則見害傷焉止矣故賞慶刑罰執詐不足以盡人之力致人之死爲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除院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焉慮無慮也除謂驅逐院謂迫蹙若秦劫之以執隱之以院狃之以慶賞之類院或爲險也大寇則至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故以敗走爲北也○大寇則至北敗走也北與元刻則字在至字下屬下句勞苦煩辱則必犇奔霍焉離耳下反制其上霍焉猶渙焉也離散之後與同霍焉則上下易位若秦項然故賞慶刑罰執詐之爲道者傭徒粥賣之道也不足以合大眾孟美國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故厚德音故賞慶刑罰執詐之爲道者傭徒粥賣之道也不足以合大眾孟美國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故厚德音

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之時其事輕其任事作業任力役以調齊之長養之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風俗以一有離俗不順其上則百姓莫不敦惡莫不毒孽若祓不祥厚也毒害也祓謂祓祓除之也○案方言諱憎所疾也宋魯凡相惡謂之諱憎此教當與諱同然後刑於是起矣是大刑之所加也辱孰大焉將以爲利耶則大刑加焉身苟不狂惑憲陋誰睹是而不改也哉然後百姓曉然皆知脩上之法像上之志而安樂之於是有可能化善脩身正行積禮義尊道德於是像有能自脩百姓莫不貴敬莫不親譽然後賞於是起德者也

矣。是高爵豐祿之所加也。榮孰大焉。將以爲害邪。則高爵豐祿以持養之。持此以養之也。生民之屬孰不願也。雕雕焉。縣貴爵重賞於其前。雕雕章明之貌。昭昭也。縣明刑大辱於其後。雖欲無化能乎哉。故民歸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爲者化。存至也。言所施爲民皆從化也。而順。此上有脫文。下云爲之化而願爲之化而公。知此句亦當是爲之化而順。其上脫六字。或若干字。不可知。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愿順。從也。謂好從暴悍矣。暴悍勇力之人皆化而愿。惄惄。旁辭曲私之屬爲之化。而公。旁讀爲僻。矜糾收繚之屬爲之化。而調矜。謂夸汰糾謂好發摘人過者也。也。四者皆鄙陋之人。夫是之謂大化。至大化者皆今被化明調和也。

也。一詩曰。王猷允塞。徐方其來。此之謂也。

○詩大雅常武之篇

當本有注脫之耳。宋本作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與今詩同。今從元列君道篇亦作猷字。

凡兼人者有三術。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彼貴我名聲美。我德行欲爲我民。故辟門除涂以迎吾入。辟與闢同。開也。除治其道涂也。因其民襲其處而百姓皆安。因其民之愛悅襲取其處皆安。言不驚擾也。是故得地而權彌重。兼人而兵彌強。是以德兼人者也。愈下同。讀爲我執。爲我執所劫也。故民雖有離心。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執。故民無離心。不敢有畔慮。若是。則戎甲愈眾。奉養必費。奉養戎甲必煩費也。

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兵愈弱。是以力兼人者也。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貧求富。用飢求飽。虛腹張口來歸我食。若是則必發夫掌傭之粟以食之。地減曰傭掌傭主倉委之官窶也。良有立溫良之有司以慰已暮三年然後民可信也。司以接之。接之懼其畔去也。後新歸之民可信。本非慕化故也。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國愈貧。是以富兼人者也。故曰。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貧。古今一也。兼并易能也。唯堅凝之難焉。○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齊能并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奪之。燕能并齊而

不能凝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足。而趨趙。趙不能凝也。故秦奪之。上地、上黨之地、完言府庫也。趨歸也。七朱反。史記秦攻上黨韓不能救其守馬亭以上黨降趙。趙使馬服子將兵距秦。秦使白起大破馬服於長平坑四十餘萬。而奪其地殺戮蕩盡。○注蕩疑作殆。故能并之。而不能凝。則必奪。不能并之。又不能凝。其有則必亾。能凝之。則必能并之矣。得之。則凝。兼并無強。定之。則無有強而不可。古者湯以薄。武王以濶。薄與毫同。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侯爲臣。無它故焉。能凝之也。故疑士以禮。疑民以政。禮脩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凝。以守則固。以征則強。令行禁止。

荀子卷第十

卷十

藏版

王者之事畢矣。

荀子卷第十

上毛里見義方校字

